

中亚东干语的语言学价值*

海 峰

(新疆大学 语言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8)

摘 要: 东干语作为在境外发展了一百多年的一个汉语方言的特殊变体, 使其在研究汉语西北方言、汉语发展史、语言间的影响以及研究回族语言文化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资料。研究它对促进中国和俄罗斯及中亚之间的学术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东干语; 语言学; 价值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20(2006)03-0146-04

东干语作为陕甘方言的特殊变体, 在境外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对旧有语言成分的保留和对新的语言环境的适应构成了东干语发展的主要特色。应该说, 东干语虽然在境外独立发展了一百余年, 但仍保留着陕甘方言的绝大多数特征, 其汉藏语系语言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着。它在境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语言现象并不足以改变其语言基本特征。因此前苏联一些学者将它看作是一个独立语言的观点, 我们是不敢苟同的。同时我们在观察这一语言时, 也感觉到东干语作为一种特殊环境下的汉语方言变体, 已经和国内方言及汉语普通话有了很大的区别, 因而它的独特之处使它在语言研究方面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这些价值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东干语是研究西北方言的绝好参照物

将东干语纳入西北方言这一群体中进行研究, 首先能够使我们对其的许多语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有利于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说, 中国国内的研究尤其是以方言为出发点的研究将在东干语研究领域占很大的优势。我们有很多现成的西北方言资料可以用来和东干语进行比较和分析, 能够尽快改变国内对这一领域研究相对滞后的状态。而且, 东干语本身又能够为西北方言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语言材料, 为研究方言间的异同、方言的各种变异形式提供可靠的佐证。尤其是今天, 汉语西北方言在汉语普通话的强烈影响下, 产生了许多与普通话趋同的表达形式, 而东干语作为与汉语普通话长期隔绝的一种方言, 仍保留着许多未受汉语普通话影响的语言特征, 这些都能够为方言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历史材料, 使人们能够更直观地看到一百

多年前西北汉语方言的风貌。例如如在《老乞大》中出现的“几时”、“师傅”、“地面”、“盘缠”、“头口”、“年时”、“哀告”、“多谢”、“夜来”、“菜蔬”、“染”、“歹”、“精”、“迟”, 《金瓶梅词话》中的“逗”、“成……家”、“教(叫)”等, 都活跃在东干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中。另外在这些文献中出现的一些语法特点如“在……上”、“到……上”的用法, 正反疑问句经常做疑问的形式等也都东干语中保留着。如东干语的文献中就有像“1925年上”、“往卡木尼孜木(共产主义)上”、“回族文学方面上”^{[1]178}、“打(从)领后(以后)的造治(作品)上”^{[1]180}等和“上”有关的特殊表达方式。

同时, 东干语的存在, 丰富了中国西北方言的种类, 东干语的使用地也成为西北方言的一个“方言岛”。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应当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东干语中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其它方言中没有的极有价值的特殊语言现象。而这些现象能够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增添新的材料。以东干语“们”的发音为例, 它的实际发音可描写为[mu], 没有鼻化韵尾, 这是不是北方方言原来“们”为“每”的遗留呢? 因为在和东干语有联系的西北方言中“们”的发音都是带有鼻韵尾或鼻化元音的, 如兰州话为[mɛŋ], 乌鲁木齐话为[mɣŋ], 西安话为[m], 银川话为[məŋ], 西宁话为[mə], 都和东干语的发音有所不同。也许有人认为东干语是拼音文字, 在实际发音中由于语流音变, “们”的韵尾可能会脱落, 因而在文字上按实际发音来书写时没有表现出鼻韵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从最早的东干语文献及我们实地调查来看, 东干语的“们”无论是在连续的语流中还是在单独的音节中, 它的发音都完全没有鼻化色彩。这样就使我们联想到汉语语音史上“们”的语音变化过程。因为元代以前北方方言文献中名词后

* 收稿日期: 2006-03-02

作者简介: 海峰(1964-), 女, 回族, 新疆乌鲁木齐人, 新疆大学语言学院副教授, 语言学博士, 从事中亚东干语和双语现象研究。

附加的表示多数的词语主要都为“辈”、“每”等,成书于明代末年的《金瓶梅词话》也多用“每”的,同样也是没有鼻化韵尾的,如“俺每往门首瞧他瞧去(二十一,256)”^{[2]15}、“你每拿乐器过来,会唱‘洛阳花,梁园月’不会”(六十五,901)^{[2]12}。到明中叶以后“们”才渐渐多了起来,但在同一时期一些用南方方言写成的文献中这类词语却多写作“瞞”、“懋”、“们”、“门”,都有鼻化韵尾。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北方方言中“们”的鼻化韵尾是受南方方言影响,后来才出现的一种后起语音现象^[3]。我们推测,这种影响是先从书面语言逐步扩展到口语中的。可能在清朝后期(19世纪60-70年代),在西北地区的某些地方,汉语口语上“们”还保留着类似“每”的非鼻化韵的发音形式,东干语——(们)的语音形式就是这一论断的一个证明。而且,“每”的中古音发音形式为muai/muai-^[4],倘若出现语音脱落,也可能变成mu的形式。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更可以充分证明东干语作为汉语一个特殊的方言岛,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另外,东干人的前辈在过境之前,由陕西、甘肃转战至新疆,期间经历十余年,过境后又已有一百余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内地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和沟通,因而今天的东干人多数仅知道自己是甘肃籍或是陕西籍人,而对自己祖居地却无从知晓。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载和后人的考证也是少之又少。记得笔者曾在早期东干语资料中看到有学者将部分东干人的祖籍记录为陕西东美(音译,原词为)人,对这一地名至今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对应答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语言资料中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特点来,或许就有可能对确定一些人的祖居地有所帮助,并为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研究东干人起义、迁徙的过程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

二、东干语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资料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东干语同样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语言成分,尤其是它的语言成分中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北方口语的语言成分,这些成分不仅在口语中使用,而且广泛使用在东干语书面语言中,具有很强的应用功能。目前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在研究明清小说时,对作者使用的方言常常进行仔细的考证,如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有的学者考证为用江苏南京方言写成,有的学者考证为河北某地方言写成,这样的结论都是在收集了大量方言材料的基础上归纳得出的。因此东干语语言成分中保留的这些成分也能够为汉语这些方面的研究作出很大的贡献。

如:窳,饭菜香味,出自《孟子·滕文公上》《诗

·小雅·楚茨》^{[5]32}。

打摺,收拾屋子,来自拾取之义,出自《方言》^{[5]42}。

毛盖子,少女的发辫,来自《南史·倭国传》《尔雅》《说文》中的髦、髻^{[5]14}。

cou,扶持,来自持义,出自《集韵》^{[5]30}。

淋,从醕中分离出酒醋,出自《广韵》^{[5]118}……

同时,东干语和回族使用的经堂语有着密切的联系。东干语的许多词汇就来自经堂语。经堂语的出现和流行约在16世纪下半叶即明代,其语言风格与元代及明代白话极为相似,有学者曾将元代和明代的一些白话材料和回族经堂语材料进行对比,发现它们的语言风格十分相似,而且经堂语中还有一些典型的元明词汇^[6]。这些词汇如“营干”、“干办”、“打算”等在东干语中也同样是应用功能很强的词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东干语是汉语明清时代的“活化石”。明清时代是中国话本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因此要想研究这一时期作品的词汇、语法等内容,东干语将能够提供许多活的参考材料。

另外,东干语作为独立发展的汉语的一个分支,其内部发展规律在相当程度上也应契合汉语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东干语语言发展的规律,也能够为解释汉语语言发展的结构模式、语音变化规律及词义的变迁等提供可靠的参考。比如在东干语中,因为和汉语大环境隔绝,学者们自己利用原有的语言材料造出了一些表达新事物的词汇,如表示职业和人物特征的词汇“领手人”(领导者)、“在前人”(先进工作者)、“在头人”(领头人)、“领教人”(宗教领袖)、“科学家”(科学家)、“剥削人”(剥削者)、“保护家”(保护者)、“念家”(读者)、“写家”(作者)等,主要使用“家”、“人”来构成这类词,像现代汉语的“者”就很少有使用。我们可以从它一些独立发展的构词形式和句法形式来观察汉语中某些结构的能产性和非能产性。

另外,东干文字的使用也是境外华人使用汉语的一个特例。因为境外华人使用汉语文字主要以普通话为基础,以汉字为表达形式,像东干语这种完全以方言为基础并使用拼音文字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它的研究必将在汉语应用领域和华人使用汉语的研究方面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三、东干语是研究语言间相互影响现象的绝好范例

在分析东干语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东干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受到了来自俄语及突厥语族语言的强烈影响,尤其是俄语的影响几乎涉及到了东干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各个层面。俄语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而东干语本质上是汉藏语系的语言,因而这两种结构形式迥异的语言接触后在东干语中留下的印

记是研究语言间相互影响和接触的极好例证。在东干语中,俄语的影响散布于语音、词汇、语法各个领域,尤其是词汇、语法方面的影响更为显著。比如出现了很多俄语借词,如 (纪念日)、(无线电、收音机)、(马林果)、(中等职业学校)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受俄语影响产生的仿译词组如 (东北风),东干语为“北东风”^{[7]129}; (拼命),东干语为“把一切的劲攒上”^{[7]141}; (答应,提出保证),东干语为“给话”^{[7]158}; (他口头回答了),东干语为“口里他给哩回答哩”等^{[7]153}。

还有书面篇章结构也受到俄语的强烈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东干书面语言形成的过程中,俄语对其书面语言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使得东干书面语言与汉语普通话的距离要更加远一些,例如这样一段话:

东干文:
 国家的富贵是: 地土、地里头的财产、空中滩场、水、树林、滩道、野生、再单另的财产都是吉尔吉斯列斯普布力卡里头民人过光阴离不了它使用的根子, 因为那个, 国家巴外的把它护苦的呢。
 [18]

汉文转写: 国家的富贵是: 地土、地里头的财产、空中滩场、水、树林、滩道、野生, 再单另的财产都是吉尔吉斯列斯普布力卡里头民人过光阴离不了它使用的根子, 因为那个, 国家巴外的把它护苦的呢。

如果仅看东干语原文,似乎不是很好理解。我们结合俄语原文用汉语普通话转写后应该是这样:

国家财产是: 土地、土地上的财产、领空、河流、平原、野生动物以及其它一些财产, (它们) 都是吉尔吉斯共和国公民生活中离不开的基础, 因此国家要格外保护它。

在此例中像“单另的财产”、“离不了……的根子”、“因为那个”等都是影响理解的特殊表达形式,也是东干语书面语言的特色。可以说,要想更加深入地探讨东干语的一些变异现象,必须熟悉俄语的语言特点,这样才能找出东干语变异形式的真正来源。

东干语受突厥语族语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东干语中有一些常用词语就是来自突厥语族的语言,如库拉克(耳目),来自维吾尔语qu laq(耳朵); 买斯里海特茶(订婚茶),“买斯里海特”来自维吾尔语m eslihet(商量、商议); 马沙克(剩根子、剩茬),来自吉尔吉斯语m ashak(剩余物); 别什(肉面片,那仁饭),来自吉尔吉斯语 b eshbam aq(肉面片,那仁饭); 马来(仆人,讽刺义),来自乌孜别克语m alaj(仆人)等。探讨突厥语族语言对东干语的影响还可以同

阿尔泰语系语言对西北方言的影响结合起来,找出一些共性的东西。

同时,东干民族作为双语化的民族,其使用双语的特点也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东干人当中尤其是年轻一代,使用语言时的双语转换现象极为常见,因而涉及双语人的语言心理、语言水平、语言态度、转换方式等都具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价值。我们还可以借助东干语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研究语言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等因素对人们语言态度、母语观念以及语言结构和语言应用功能的影响。东干语的应用研究应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四、东干语是研究回族语言文化的宝贵资料

东干语作为中亚回族的语言和中国回族使用的语言在很多方面有着一脉相承的特点,因而在研究回族语言文化方面极具参考价值。境内外回族由于语言上的相似和来源的一致,彼此之间有很强的认同感,因此东干语也是沟通境内外回族感情的良好媒介。在东干语中涉及回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殊词汇和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及回族内部使用的一些特殊词汇都是能够反映回族语言文化特点的重要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境内外回族共同的语言财富,它能够对国内回族语言研究增添很多新鲜的语言材料。目前很多学者对回族使用的汉语的语言特点也多有研究,尤其是语言中不同于汉语普通话的特殊词汇更是常常引起学者的注意,最近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门研究此类词汇的著作,如何克俭、杨万宝编著的《回族穆斯林常用词语手册》。因此研究东干语中这些成分也能够对回族使用的汉语语言有更全面的认识,并能增加境内外回族的了解和沟通。

五、研究东干语能够加强中国和俄罗斯及中亚之间的学术联系

目前东干语作为中亚少数民族的语言,已经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较长的发展历史,前苏联学者包括今天的中亚国家的学者对东干语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有许多值得我国学者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同时,我国学者对东干语的研究也必将对他们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两方学者面对共同的研究对象势必会有多方面的合作内容和广阔的合作前景,从而能够取长补短,将东干语的研究进行得更加深入和全面,并使得中国和境外同行的学术联系更加密切和频繁,同时使学者有更多的机会对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探讨和交流。

六、研究东干语能够对其自身的发展提供帮助

东干语和东干文字的存在是语言领域的一个奇迹。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亚地区,随着俄语教育的普及,东干语的发展正面临着危机。东干族儿童进入用俄语授课的学校后,在家庭中学得的有限的一些母语知识很快被冲淡,进一步学习母语的机会减少。同时有相当多的东干族人脱离本族聚居区,居住到俄语占主流的城市当中,因而东干语的社会功能呈现着缩小的趋势。而近年来由于经济因素,东干语的教学也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师资力量也严重短缺,部分原开设了东干语课程的学校也因为新的师资力量补充而难以为继。因而有学者甚至担心东干语是不是正在变为濒危语言了。当然,从东干语自身来讲,目前它的传播和使用状态离濒危语言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濒危语言有它自己的标准,如儿童已不能通过家庭习得这种语言,能够说这种语言的人数极少,且集中在老年如六十岁以上人群中。但是东干语功能缺失和实际使用人数正在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按照语言转用的规律,语言转用一般会经历逐渐变化的三个时期:初期,少数人开始转用新的语言,语言转用只是在个别或少数人身上偶然发生的特殊现象;中期,随着转用新语言的人数的增多,新语言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逐渐与本族语具有了同等的地位,成为在群体中通行的交际工具;后期,新语言被越来越多的群体成员使用,通行的范围和场所越来越广,年轻的一代不再学习本族语,本族语退居越来越次要的地位,只限于在老年人和极少的传统领域如家庭、民间文艺、传统仪式中使用^[9]。从东干语在中亚使用功能和使用范围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东干民族的语言使用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语言转用过程,而且这一历程已经到了中后期,因此保

留东干语,发展东干语的使用功能也是目前较为迫切的一项任务。通过研究东干语能够增加人们对它的了解,同时也能够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它的发展和留存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一种民族语言,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保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东干语的研究对汉语研究来讲是重新打开了一个窗口,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研究东干语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东干语的语言学价值也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 [1] 章一明. 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2] 章一鸣. 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3]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M]. 江蓝生, 补.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 57-58.
- [4] 高本汉. 汉文典[M]. 潘悟云, 等译.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421.
- [5] 任克. 关中方言词语考释[M].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5.
- [6] 杨占武. 回族语言文化[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60-70.
- [7] 徐世璇. 濒危语言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206.
- [8] 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东干文)[M]. 拉尼玛玛莫夫, 罗萨诺夫, 译. 比什凯克: 回民报编辑部, 2000: 5.
- [9] 徐世璇. 濒危语言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206.

[责任编辑: 王正良]

On the Linguistic Value of Donggan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

HA I Feng

(Department of Preparatory studies, Xinjiang University, Xinjiang, Urumqi, 830046)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of Donggan language in the fields of linguistic study, such as in the study of northern-western dialect of Chines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and the influences of languages from one anoth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Donggan Language.

Key words: Donggan Language; Linguistic Value